



黃慕周編

福建省立南平女子師範學校

1943.1.20.

錦上添花

三幕四場

時：一九四七年十月

地：華南（泗縣）

人：丁午卿——年五十五，歷任軍閥時代縣長、商會長、稅務局

長等職，現任救濟院長兼參議會副議長，家

住丁莊，為一縣實業二紳士，體弱多病。

胡碧霞——午卿維妻，年三十八歲，受過中等教育，思想守舊。

丁秀民——午卿前妻生的，年三十歲，受過中等教

育，性頑劣，生活浪漫，現任稅務局職員。

朱秋雲——秀民妻，二十五歲，現任小學教員，秀外慧中。

二幕善病。

丁秀芬——午卿女（碧霞生的），年九，師範畢業，在小學服

務。

丁太和

——年鄉樸人年三十三，忠誠謹慎。

羅漢生

——年鄉前妻內侄，年二十八，現任縣立民眾教育館館長，曾任中央黨部宣傳部幹事，係中央政治大學畢業生，富服務精神，具有領導民眾組織民衆能力。

趙士池

——年四十四，歷任專員公署秘書，縣商會主席，縣

參議長，現任縣銀行董事長，為有力的紳士，賦性聰穎，圓滑而刁皮，活潑而乖巧，在紳士中實是足智多謀，多才多藝之角色。

張自成

——年三十，張莊的鄉長，係年鄉族人子，曾肄業高中，平日假公肥私，壓迫鄉民。

鄭縣長——年四十五歲，有幹才，長於應付。

王秘書——年三十五，縣政府秘書。

丁一自良——年三十五，現任下莊保長，牛鄉族侯，幼年失學，惟乖巧能吃虧，善逢人意。

江大——公園茶役。

警士——乙甲

透民——乙甲

丙 丁 戊

景——第一幕——會客室

丁年卿住宅的會客室，雖不華麗堂皇，在鄉村中也算是貴族化了。

中間一道兩扇的大門通外院，右小門通臥室，在大門左右有兩個窗，左小門通內屋，左右牆上掛着山水花鳥的圖畫，靠台左角置一長沙發，其左置一衣架，靠右有一書櫥，櫥前置一辦公檯，其旁置一茶几，放一電燈，在台中置一圓檯，四隻小圓椅，台左置兩隻靠背椅及一茶几，全室分置花盆數個，右窗前一個花几上放一天盆美麗的花。

幕開時：

（秀民在沙發上坐睡，僕人太和手持着雞毛帚拂彈着

檯椅，座上塵灰）

（打呵欠）太和，我在此睡覺多久了？

秀民

太和

大概一個鐘頭吧，我不敢打擾您，怕您睡不著。

秀民 老爺已經起來嗎？

太和 您聽咳嗽聲，不是他的嗎？

秀民 對啦，他這幾天比較早點起來。

太和 剛纔視務局來電話催您去辦公。

秀民 他媽的，支請一兩次假不是就拉倒嗎？

太和 老爺這幾天的馬將打得好嗎？（邊問邊倒茶）

秀民 手氣很壞，三天輸了四百多萬元。

太和 您前个禮拜在張鄉長家也輸嗎？

秀民 那一次更糟糕，一天到晚輸去五百八十萬元，自從來鄉

長請我吃飯那一天起，到昨天止，一連輸了兩千三百多

萬元。（心想想起他的太太）少奶奶這几天怎麼又對我

再發出牢騷，你知道吧？

太和

必為知道。

秀民

他何必發牢騷，各人打算自己的出路就得，媽的！抽

着香烟）

（電話响，太和接）

太和

（接聽電話）——是的，您那兒？——啊！您是林公館大老爺嗎？

——有，有，——好，好吧！——他就回您請。（轉請秀民接話）

秀民

（接電話）「老林嗎？——我也剛起來——怎麼？——我累得

很，明天去吧！——真的，很累，——那好，我就去」

太和

必爺又要上林公館玩嗎？

秀民

老林的兒子滿月，我不能不去應酬應酬。

（秋雲月內屋上，手持小荷色，秀民坐沙發斜視她）

太和

以奶之，您幾時回來？

秋雲

我不知道還能來這兒不！(有點半驚悲怨的語氣)

秀民

誰能阻擋你回家，真笑話！

秋雲

對了，並沒有人阻擋了我，可是這也要怪自己內心的不安。

秀民

各人打算自己，誰也管不了誰？

秋雲

對了，誰也管不了誰？——不過我要問你，我一條金鍊子，

一只鑽石戒子，你這時候能還我嗎？

秀民

(有點不安，將言而歸囁)當然要還你的，但什麼時間

還你，這是談不到的。

秋雲

那麼遙々無期，我是不干休的。

秀民

不干休，也沒有法子。

秋雲

這就是不要臉的東西！

秀民

混賬，你更不要臉的！(勢將動武)

太和

(排解，推秀民入內屋。)

秋雲

(沈默着，改冷笑的臉色。)

太和告訴太太，說我上學校去了。(下)

太和

(送秋雲出) 是的。

秀民

嚇，媽的，「同床異夢」，倒不如各行其是。(說後，看手錶)

知道時間不早，匆匆地出門。(午，鄉上。)

午鄉

(咳嗽) 太和，送一杯茶來。(繞室幾圈，屈著手指，口喃喃)

自語：「這一个大鄉，總不至拉不成吧。」

太和

(端茶後，隨就點一枝香煙給午鄉) 老爺您說什麼？

午鄉

你不懂的，問幹嗎？

太和

是的。

午鄉

你打個電話給趙先生。

太和

是（立刻打電話）

我，丁公館啊，您趙公館嗎？——哦，您就是趙先生嗎？——我們老爺要同您講話——那您等等，老爺趙先生等您講話。

（午鄉接聽筒）

你士池兄嗎？——我午鄉啊——究竟開明鄉和仁里鄉的票怎麼啦？——既靠得住，那還有什麼閒話呢？——哦，再請一次酒，這是沒有問題的。——你計劃就竹，用不着再考慮——總是仗你一肩挑起，用錢的不成問題——你下午能來，那再好不過的。——哈哈，（太和老爺出去嗎？）

太和

剛出去。

錦上添花三疊

五

午御

剛纔好像他同少奶奶在這兒吵嘴，是不是。

太和

是的，差五兒打起來，好在小的拉父親進去。

午卿

不長進的男子，難怪人家瞧不起！（咳嗽）

(参考上)

秀芬

爸！表哥今天要來同您商量捐款的事。

牛卿

他每次來，都有大題目，不是改造農村的問題，便

是擴充民衆教育的問題，真太不自量。

秀芬

爸爸之意，是自然心民衆福利的，并不是一个喜勸

出風頭的人。

午脚

試問他有什么麼大力量？

秀芬

他不過是計劃和提倡的，要做到肯定現當，當然要靠

多數人尤其是全縣的紳士和各鄉鎮長的協助啊。

午卿

論學問他是不错的，論品行也還可以，就是有点傲氣。

秀芬

有學問的人，總不免有点傲氣，這是青年人的通病。

午卿

要是希望建功立業，恐怕不是這種人的才幹所能擔當的。（勿想到）哦，我有句話同你講，你該聽從我的

意思。

秀芬

爸爸，您說，您說吧！

午卿

我同張自成鄉長的父親交情，真是異姓骨肉的親厚，你們兄妹都知道的，至於丁張兩姓的力量總算相等，彼此聯繫，誰也不能不另眼相待，我們這次選舉國大代表，我是不惜金錢的，但也要靠有力量的人來幫忙，譬如張鄉長同趙志池先生兩人，是很有相當力量的，不過張鄉長有伯希望，要我們

完成他。

秀芬 他有什麼希望？我們怎麼去先感他？

午卿 前天趙先生替他向我表示過，說自成對你很好，

秀芬 但我也對他不壞。

午卿 你們倆感情好，我是很高興的。（精神愉快）

秀芬 不過談到好感是有個分別的，我雖然對他不壞，止

是彼此長輩幾十年交情的影響，並沒有其他的意思。

午卿 你說也對，過去兩家關係止是友誼上的，但是以後是

打算要加上親戚的關係的。

秀芬 依爸爸的意思，無非要我同自成結合不是？

午卿 對了，這就是親上加親的好事，哈哈！

張自成的人品學問，我都——不容氣的，我是聽

(太和下)

牛鄉

你犯了書生的毛病，總這樣的看法。真正的人才，是從幹實事，說實話去判斷。像漢族那種人，正是地道的書獃子，他止能紙上談兵。

秀芬

據我知道自成的才，根本就不出，因為一切工作都靠下層人員設計和推行，他不但不能做，而且不懂得做。辦公廳是看不到他的，日常凡有接洽公事，都是在他的家裡或者在馬場場上。每一次上縣城開會或是接洽公事，便花費了百萬元的錢，因為他是張莊鄉人，幾代當着全族的領袖，所以現在民衆雖然是恨他，不能再選他任鄉長。半年來，在他管轄內各保，可以聽到哀怨的論調，這種人我們是不應該同他發生婚姻。

的關係的。

午卿

也不見得有什麼劣跡吧？

秀芬

那多得很多的，譬如莊丁安家費的侵吞，水利捐款的中飽，联防經費的短繳等，誰都在議論着。

午卿

有的事，不見得是真，不過他是喜歡打牌，吃酒，好像你哥哥的壞習慣同他是兩位一體的，也不免引起人家的誤會。

秀芬

爸，我的意思請您注意，別再對趙伯伯敷衍吧！

午卿

哼！你還是眼光放大些吧！趙伯伯下午要來的。

（秀芬下，碧霞上）

碧霞

昨天東明寺和尚來收上次捐的四百萬元修理費，我約他改明天來拿。你打算給他銀子支票，還是

是在家付現款？

午卿

這一個月家裡根本就沒有現款，你沒有看見天天都為子非人到各鄉接洽送葬的事，每次支用的款項，不是三四萬元，便是兩三百萬元。光秀民一個人，這半月來在家拿去花的就不止七百萬元。

碧霞

那麼和尚明天來時，只有開支票給他就行了。

（太和端茶給午卿和碧霞）

午卿

（在廳中踱着，口喃喃不已，似在估計票數）兩萬四千兩票準可以辦得到。（自言自語地）

碧霞

大概全縣最多的票是誰？

午卿

不是三之信，便是我。

碧霞

王書記長大概有多少票數？

午卿

提趙先生估計，不下兩萬三千票。

碧霞

他在縣城的票比你還多吧？

午卿

有了趙大池的幫忙，我可得縣城五千票以上——最討厭就是漢生這般不自量的青年，他也在縣城拉攏一部份的票。

碧霞

據秀芬說，他既然得中央提名了，也就不讓老前輩的。他還說，每個公民對政治有興味的，都應該出來競選。人家在地方幹了幾十年的大事，還怕競選不得，他偏不自量地向上面活動，而得了中央提名，結果止落得給人家做笑話看。

午卿

但他又說成敗利鈍不必看得太重，而參加競選是必要的。

碧霞